

# 总是端午安康时

□陈佩君

“菖香、干佩兰、荆芥、防风、小茴香、石菖蒲、丁香、白芷……”当这些香草的名字如缓慢的歌谣在我那九十多岁的老外婆嘴里响起的时候，她手中晃动着的那几个精致的香袋也飘起了端午的香气。

我们一大家子人，聚在外婆家的农村老宅，一起过端午节。九十岁的外婆身板子还是硬朗的，且耳不聋眼不花，笑眯眯地望着满屋子晃动的儿孙辈们，尤其是那些叽叽喳喳狂奔乱跳的重孙，她那浑厚的笑眼儿，此刻比插于门楣的菖蒲艾草还清朗而浓烈。

“端午快乐！”“小孩子们围观着我们大人包粽子的场地，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只可说端午安康，不可说端午快乐。”立马有大人指正。

“为什么啊？”“小孩子们好奇地问。”“俗话说，端午到，天气热，蚊虫毒蛇都出来了，过端午节，就是要驱蚊避蛇，避开一年中最凶狠的邪气，保平安。”表妹娜娜刚跟孩子们解释完，立马一个脆生生的女童音响起：“妈妈，端午安康，生日快乐！”

说话的是表妹娜娜四岁的女儿嘟嘟，大家一下子都被萌娃逗乐了。表妹的女儿，梳着两个如端午节粽子般的发髻，可可爱爱的模样如可口的小粽子，迷倒了家中一群老少。

于是，欢声笑语中，年迈的外婆又讲起了那个我们人人皆知的事情，那个她老人家年年端午都要重复讲一遍的老掉牙的故事。

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妹娜娜，就是在端午节那天，农历五月初五出生的。当时十多岁的我，小心翼翼地抱着表妹娜娜那浑身软软的似乎没有脊梁的小身躯，外婆的叮嘱声就在耳边回荡：“不可告知，娜娜是五月初五出生的，否则将来没人敢娶她。”所以，好长一段时间，舅舅家总是提前两天给表妹娜娜过生日。

在长辈藏着掖着的无比关爱中，出

生时辰不吉利的小表妹娜娜，梳着两个如端午节粽子般的发髻，快快乐乐地长大了，而且特别聪慧可爱。她考上很好的大学，有了真心爱她的男人，婚后还有了自己的女儿嘟嘟，一如当年可可爱爱的娜娜。

“阿呦呦，生于农历正月初一、五月初五和十月初一的孩子，被视为人中龙凤，寓意着这一生财富兴旺，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怪不得我们娜娜，如此好命。”有一天，舅舅刷手机时，意外获知五月初五端午节出生的人命好，他立马激动地将这个隐瞒了很多年的出生秘密告知娜娜，“搞错了，娜娜，你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五。”

知道了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娜娜，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她的真实生日日期居然隐瞒到她为人妻为人母的时候。年迈的老外婆有点尴尬，却也在一旁喜滋滋地点头：“不好意思，都怪我这老太婆太迷信。”

从此家族团聚过端午节时，顺便一并庆祝娜娜的生日，粽子、雄黄酒、奶油蛋糕混合在一起的聚餐，其乐融融。那个关于表妹娜娜端午节出生的故事，一定会由我的老外婆来讲述，然后就开始拉开全家过端午节的帷幕。

“来来来，让太太涂上雄黄酒。”一群重孙小孩子，很乖巧地依次都被慈眉善眼的老外婆用雄黄酒涂抹着，眼皮、嘴唇、耳朵孔、鼻孔周围，最后老人家乐呵呵地在孩子的额头上写了一个“王”字。

“从今以后，远离五毒，百病消散。”老外婆爽朗的话语刚落，“谢谢太婆！”一群小孩子欢天喜地地朝着我的老外婆道谢。

老外婆的脸如菊花盛开一般，笑眯眯地嘱咐着：“小孩涂雄黄酒，大人要喝点雄黄酒。”

“端午节，千万别忘了喝雄黄酒，否则要被美女蛇勾引的。”娜娜的女儿立即接上太婆的话语。好家伙，她嘟嘟嚷嚷地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隔壁邻居大妈的话

语，又引起我们大伙的一阵哄笑。

端午这一天，快人快语的街坊女人们总是喜欢打趣周边的男人，“喝点雄黄酒，远离美女蛇。”

“哈哈，只有许仙才能遇见美女蛇。”男人们喝着雄黄酒，乐陶陶地将美女蛇这几个字音拖得长长的，满眼满口都溢着雄黄酒的酒香味儿。

娜娜的女儿搬弄着她刚听到的话语，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大伙儿一边喝雄黄酒，一边嘻嘻哈哈地瞎起哄着。

“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现了真身，吓坏了许仙，这才有白娘子上天盗仙草……”年迈的老外婆望着是一群撒欢的家人，乐呵呵地又讲起来那个她年年讲述的白娘子盗仙草的故事，浑浊的眼里都冒着话题，嘴角如开闸的河水，汩汩流不断。

我们一群人跟往年一样，嘻嘻哈哈地跟老外婆互动着，一直将老外婆的那个白娘子盗仙草的故事完美地演绎结束。听着老外婆讲过无数遍的白娘子的故事，我们这群后辈从未嫌弃老外婆的唠叨，总是温柔而美好地配合着老外婆讲故事的端午时光。

端午的雄黄酒喝了，接着就是吃粽子。小孩子喜欢吃肉馅蛋黄粽子，但老外婆和我们这些岁数在半百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喜欢吃清粽。清粽是舟山本地的粽子，用箬壳包扎，内部只有碱水糯米，别无其他馅料。可我们就是喜欢那箬壳和碱水糯米相融合的清香味儿，淡淡的，糯糯的，如QQ糖一般的Q弹，不粘牙，那是正宗的端午节清粽的味道。现代社会，美食琳琅，只是我们这些有了一定年岁的人，还是喜欢小时候的美味。那留在儿时味蕾中的清淡的糯糯的Q弹的清粽记忆，仿佛与流失的岁月无关，总是时光不老，一切如常。

又是五月初五，端午的香气又飘了起来，我们的日子也与传说中的毒日越来越遥远。我们的端午节很是安康，家人聚餐，陪陪老人，聊聊老话，说说笑笑，端午情浓，日子正好。

## 向诗行

□石泽丰

夜深得即将破晓，在这个时间点，祖母一走一歪地挪动着她的小脚，像一只老鸭般一摇一摆地朝黑屋走去。她裹着的小脚塞在正好合脚的布鞋里，布鞋像极门前湖里的小木船。祖母正是凭借着这两只“小船”，驶向她要到达的地方——黑屋。

黑屋里有土砖砌成的灶台，灶台前端是用土砖围成的柴禾栏（专用于放柴禾的），后面有食橱、水缸，还有瓦罐。瓦罐除了腌制蔬菜外，祖母还把它用来腌制岁月的苦难，腌制人间的变化，腌制她内心的杂乱和对屈原的崇敬，她手里的煤油灯可以为证。

祖母一只手持着煤油灯，灯火如豆；一只手指指拨，略向怀中弯曲，窝成一面挡风的屏障，挡在火苗的前面，为火苗避风。这是她前行的光源，是她向着诗行进的依靠。她走向黑屋。黑屋里真的很黑，四周没有窗户，又是在黎明前的黑夜里。要是在白天，黑屋里还会亮堂一些。因为屋顶上有一块亮瓦，太阳的光线可通过亮瓦折射下来，给黑屋一丝光亮。

曾经，有一个离端午节不远的日子。我和祖母睡在一张床上，我睡里边，她睡外边。她起床时，我醒了吵着也要起来，和她一道去黑屋。祖母说，她要到黑屋包粽子，问我去干啥。我说不合理的理由，但执意要跟着去。祖母骂骂咧咧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允许了，允许我跟在她身后，随她一起横穿堂屋，去东边的黑屋里。

端午节来临之前，我们那里的人，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在我家，包粽子成了祖母必做的功课，她像一位虔诚的信徒，至死不渝地抄着她的经卷。经过口耳相传，她知道了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生在民国没受过教育的祖母，经历过饥荒、逃难，她当然不知道那位诗人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屈原，更不知道他提出主张楚国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而丢了官被发配到边远的地方。但她知道，他是在农历五月初五投江的。我想，祖母知道这一点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人们要在门前的湖里划龙舟、投粽子，且这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尽管我从出生后第二年的端午，就开始吃祖母亲手包的粽子，但对于屈原的故事，在小学五年级之前也知之甚少。直到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的那年端午

节，一位民办教师向我们略略地说过一些。当时，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要回家讲给我祖母听。后来，我把我学到的粽子与屈原的故事，粗略地对祖母作了述说：

屈原投江后，楚国人民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吃屈原的尸体，就在每年的端午节往江里投粽子，并把送粽子的船打扮成龙的样子，因为鱼虾蟹属龙管，它们误认为这是龙王的東西，不敢吃……

祖母听我转述后，觉得我在学校里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是她在黑屋里永远都无法找不到的答案，但去黑屋里包粽子的那盏煤油灯，倒是给她一些向前行走的光亮。

我看到过在端午节的清晨，她借着这光亮到黑屋里去煮粽子的情形。她把柴禾放在煤油灯上点燃，然后迅速地塞进灶膛里，又拿起一个柴把塞进去。灶膛里，火旺起来了，火苗像是在跳着欢快的舞蹈，尽情地舔着锅底。不一会儿，锅里的水煮沸了，水花从粽子的间隙里翻滚而出，不断地向四周散去，像一行行迥异于她心中的诗句。这首诗是她之前的认知的颠覆和补充，而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这些现象，亦是屈原生活过的经历，至今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里。粽子煮好了，祖母盛上几个，放入一个蓝边海碗，随后拿到供桌前，点上几根香，怀着虔诚拜神位。

我发现被点燃的香头，生出明灭的光，这光犹如我在学校里学到有关屈原的部分作品，我囫圇吞枣地把它念给祖母听：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分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驾飞龙兮北征，遭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涓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徘徊。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思不甚兮轻绝。石濂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间。鼉鼓兮江皋，夕弭兮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这是《九歌》中的《湘君》篇，祖母不懂，直到死她都没有把这首诗的意思搞明白，但她略略感到这些诗句所表达的内

容非常丰富。可惜我那时也不懂，对于其中的生僻字，我还是费了好大的劲通过查字典才认识的。如果祖母活到现在，我是说如果，我一定会用通俗的语言翻译给她听。那时祖母并不在意，她很喜欢听其中的韵律，何况那里有她熟悉的事物，比如：水、鸟、飞龙、积雪，这些哲学存在令她心生美好。她告诉过我，她确信这是极好的文章，写这篇文章的人了不起。《湘君》像带有诗意的一束光早就印证过，当它掠过她的心灵时，她感到了一种诗歌的切片，这使她更加坚信自己这些年坚持包粽子、看龙舟赛时向河里投粽子是正确的。

投到河里的粽子，是祖母当天早上从供桌上取下的。我有一事不明白，当天煮熟的粽子还有许多，为什么祖母非要把供桌上的粽子拿到河里去投？直到今天，它于我仍旧是一个谜，我在屈原的作品里，一点迹象都没有找到。

时光不会止步，也不可能止步。它夹杂着风沙，掩埋了屈原，掩埋了无数的生灵，包括我的祖母。祖母带着她似懂非懂的对屈原诗作的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江水没有顾及这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继续着它的涨潮落潮，冲刷着沿途的沙石。少年时代，我对祖母心灵深处仅存的一点点诗意的光晕，感到有些杂乱。我没有看清诗歌的叙事和转折，虽然心生热爱。如今看来，那些隐藏在诗中的叙事，就像一条河在流动，它如祖母当年手里的那盏油灯，照着她的诗行。

## 端午·小酌

□许筱培

夏日的午后总是令人昏昏沉沉的，大巴车驶过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嘎吱作响。乡下的小路总是蜿蜒得令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到达终点站后，一下车就有一股乡村特有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旋即洗去了我周身的疲惫。我加快脚步来到爷爷家，爷爷的院子里，一派生机盎然景象：石头砌成的花坛上开满了红红黄黄的各样花朵，叶子们绿得耀眼，就像薄涂了一层亮油。

推门，进院。爷爷奶奶不在家，许是去田里了吧！我也不急，就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坐着等吧！这时，粽叶的清香悠悠地飘了过来，我像一只馋嘴的猫儿，循着味儿，找到了厨房。提起锅盖，几个粽子出现在我的眼前。应该是奶奶蒸的，不知道是什么馅的，我拿了两个放到一个小瓷盘上，端到院子里，而后又去里屋拿了一把蒲扇。刚准备走出来时，一股若有若无的酒味倒是飘进了我的鼻腔。

我寻着这股味道，竟真找到了一小坛酒，不过是雄黄酒。我拿起勺子，学着爷爷打酒的样子，缓缓地盛出一小盅。这小酒盅只有我两根手指那么粗，即使喝尽杯中酒，想必也是不会醉的。拿着酒和粽子，我转回到院子里，在那斑驳的老躺椅上坐下——吃端午粽、喝雄黄酒，好不快活！心中这么想着，我解开缠粽子的米白色细线，又一层一层地剥开艾叶。四溢的粽香，甜甜的口感，幸福的滋味，在嘴里化开。复又握起手里的小酒盅，我浅浅地抿了一口。入口甜美，还伴有一点儿药味。慢慢回味，便能尝出其中的醇厚。酒虽好，但我知道，不能贪多，尝个味足矣。

享受完端午的美味，我慢慢地躺下了。躺椅的上方正好有一棵老树，洒下一地阴凉。这树，打从我记事就有了。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罅隙散落下来，没有吵闹的城市鸣笛声，有的也只是夏虫蝉鸣的大自然奏歌。伸手一摸，脸颊是热热的，兴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吧！手中蒲扇送来的凉风，和着夏日的暖风，轻柔地扑在我的脸上。生活的节奏，在这一刻好像突然变慢了……

眼皮下垂，不知不觉，我已酣然入睡。

